# 轩辕剑3之天之痕

「师父师父，等等我啊。」

陈靖仇追赶着师父陈辅的脚步。

「靖仇，你要是对不付不山脚下的那些小魔物，你就不用来见我了。」

陈辅的身形迅速消失在远方。

陈靖仇是陈国皇室唯一的遗族，陈辅为了让他复国，把毕生所修的鬼谷之术倾馕相授，但是陈靖仇就像他的先

人陈叔宝一般，只知风花雪月，对鬼谷之术总是不用心学习。前些日子陈辅得知上古神器昆仑镜就在自己所住的山

脚下的一个洞里，所以今天陈辅就带东靖仇去寻找。

但话虽这样说，山脚下的那些魔物陈靖仇还是对会得了的，不仅如此，陈靖仇还从一个妖怪的身上得到了一件

印着「洞察光环」四字的宝环，看来是一件防身的好东西。

伏魔山是以前昊天大帝镇压魔物的神山，妖气稍重的妖魔是无法靠近的，只有一些小妖魔才能勉强靠近，陈靖

仇很快就击败了那些挡路的家伙们来到了陈辅的身边。陈辅看了陈靖仇一眼，露出些许赞许的目光，但是为了不让

陈靖仇得意忘形，陈辅还是狠狠地训了他两句。

陈辅将陈靖仇带入一个洞中，洞里的石壁上果然有一块古镜（作者语：真见鬼，镇压魔物的古镜这么容易就找

到了，怎么这么多年来都没人来偷？），陈辅研究了一下，决定作法除去其寒气后再将其取下。

片刻之后，寒气消尽，陈靖仇上前去拿。不料镜子刚入手，一阵地动山摇的感觉旋即传来，一个青黑色的庞然

大物从空中逐渐现形……

「是饕餮！」

陈辅大惊：「靖仇快走，这是上古魔物，你我都不是它的对手。」

「不，我们师徒共进退。」

陈靖仇哪肯丢下师傅自己逃生。

陈辅一掌将陈靖仇打出洞外。

陈辅这一掌用了七分真力，陈靖仇哪里禁受得住，当即昏了过去。

等陈靖仇醒来时，人已经在洞外，洞里已经被一层厚厚的冰丝封住。

陈靖仇又惊又怕，凑近看去，却看见师父陈辅正端坐在洞口，又目紧闭。

「师父！师父！」

陈靖仇大声唤着。

「靖仇……」

陈辅缓缓睁开眼睛：「我用毕生功力和元神之力造出这冰丝封住饕餮，当今世上能救为师的只有雷夏泽的公山

铁，他是我的师兄，你快去找他，我只能支持一年，一年之后，饕餮将重降人世，你我之罪深矣！」

「师父放心，我一定找到公山师伯搭救师父。」

「去吧。如果找不到公山师兄，你就走得吧，走得越远越好。」

说完这句话，陈辅就闭上了双眼，任陈靖仇再怎么呼喊也不答话了。

陈靖仇无奈，只得决定当下动身去往北方的雷夏泽。

这一天，陈靖仇来到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是通往北方的必经之路，叫做月河镇。不料现在的月河镇正在举行什

么祭祀，不准任何人通行，陈靖仇本想凭一身本领冲出去，但是看守过河的小桥的大汉告诉他一件宝贝的隐藏地，

做为陈靖仇留下来的交换条件。

陈靖仇想想也不差这几天，就答应了。

于是大汉带他去镇上唯一的客栈后面找到了一个画着古怪蓝格子的宝衣，陈靖仇帖身穿好，果然觉得身体里充

满了力量。

当夜，陈靖仇便寄住在这家客栈里。

可就在陈靖仇打算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再上路的时候，这天夜里他居然听见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陈靖仇是练武之人，耳力自然胜过常人，细听之下，居然是男女交合之声。

陈靖仇本想努力睡觉，但是那声音居然越来越大，让他心详难捱，于是便披衣下床，循声而去。

顺着那动人的呻吟声，陈靖仇来到了柴房外。

陈靖仇听着那从柴房里传达室出的淫词浪语，心头火热，忍不住倚着门缝往里望去。

只见一个满头银发的女子只坐在一个男人的身上不停地上下起伏着，口来不断地浪叫着：

「啊啊…………好，好弟弟，你的肉棒越来越粗了，姊姊真是……真是爱死你的肉棒了……啊啊……姊姊的小

穴……小穴要崩溃了……啊啊……爽……爽死姊姊了……」

只听那女子身下的男人发出声音来，居然还是个未曾变声的孩童声音：

「骚姊姊……你很爽么……那就再用力夹紧啊……」

「嗯嗯……姊姊……姊姊会用力夹紧的……」

陈靖仇在门外看到那一头的银发，不禁有些失望——原来是个老太婆吗？

可是听听声音又不像，而且那个男人听上去声音尚且年轻，又称这女子为姊姊，如果不是变态，那……

陈靖仇心下疑惑，便走到另一侧的窗外，用手捅开一个小洞，张眼望去，却是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子正骑

在一个十一二岁男孩身上不住套弄着。

再仔细看去，那少女居然连阴部的毛都是银白色的。

陈靖仇从未见过如此的女人，胯下的阴茎顿时怒胀起来，挺得老高，忍不住就对着眼前的这副美景手淫起来。

「姊姊夹得紧不紧……小朔你爽不爽啊……」

那少女双手抓着自己的一对椒乳，用力地挤捏着已经有点变得褐色的乳头，问着身下的男孩。

「好爽啊……小雪姊姊……我快要射了……」

「好……好啊……啊啊……嗯……你是要射在姊姊的小穴里……还是嘴里啊……」

「我想射在你的嘴里啊……」

「嗯……那……那你再忍一下下，让……让姊姊高潮了再替你吸出来好么？」

「好的，我会忍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好爽……姊姊的淫肉穴……快……快溶化了……啊啊……小朔……快……快用

力捏姊姊的阴蒂……姊姊快要来了……」

接着，陈靖仇听到了一阵「吱吱……」的声音，想是那男孩在捏搓那少女的阴蒂，那少女徒然尖叫起来：

「啊啊……啊啊……要死了……要死了……啊……用力啊，……用力捏吧……搓吧……捏破我的阴蒂……搓烂

我的贱屄……姊姊的一切都是你的……啊啊……爽……爽死姊姊了……啊……」

那少女最后发出一声大得惊人的尖叫，双手用力捏住自己的双乳，一股奶水从奶头上标射而出，下身也同时标

出一股浓浓的阴精，一股异常的香味溢了出来。

陈靖仇见了，心想若不是这女子已经有孕，那便是她天生尤物，在达到性高潮时会乳水阴精同时喷出，这是百

年难得一遇的可人儿。

那女子嘶喊了一声，身子软软伏低，趴在那男孩身上不住喘息。

那男孩不信地挺动着下身，急声道：「姊姊……我快要来了，你的花心磨得我好爽……我快要忍不住了……你

的肉穴收得好紧哦……」

陈靖仇听了，越发相信这少女是天生的尤物，只恨自己不能冲进房去与那少女大干一场，只好不住地套弄胯下

那大智若愚得粗如婴儿手臂的阳具。

只见那少女用力拔起身子，「啵」的一声，一根巨大的阴茎从那少女穴内露了出来，陈靖仇一愣——那阴茎虽

没有自己的大，但也绝不像是十一二岁的男孩之物啊，难道这对男女果真是姊弟，而且都是天赋异秉？

再定睛看去，只见那少女张开樱桃小数点嘴，努力含住那根巨棒，用力地上下套弄着，不断地发住「啧啧……」

的淫靡之声。

刚刚套住了十几下，只见那男孩下身一挺，「啊」的一声，一股阳精射出，那少女大口大口地不断吞咽着都来

不及，两股精液从她的嘴角流出，最后那少女实在来不及吞咽，头一仰将肉棒吐出，一股浓浆喷到那小女脸上，将

那少女的眼鼻头发都粘了起来，那少女用双手将头上脸上的精液不断地刮到一起再送入嘴中吞下，淫荡的样子看得

陈靖仇再也忍不住了，一股浓精标射而出……

但听那男孩喘着气道：「姊姊，我还想再来一次。」

「小朔，你刚刚射了这么多，身体不要紧么？」

「没关系的，我觉得我还能再来的。」

「嗯，那好，那姊姊替你再吹起来好吗？」

「好的，不过这一次我也想玩玩姊姊的小穴。」

「好呀。」

那少女听了便转过身来，与那男孩成６９式。

这一次那少女的肉穴正好对着陈靖仇，让陈靖仇看了个清楚。

那个肉穴大阴唇又肥又厚，里面的小阴唇也翻开露出，颜色一片粉红，只有阴蒂居然是紫色的，而且很大很大，

像一根小指一般突在外面。那男孩伸出手，用力掰开那少女的阴唇，抬起头含住那根阴蒂，像女人为男人口交般地

套弄着，弄得那少女不断地发出「嗯……嗯……」的声音，如果不是嘴里含着那根大肉棒，她一定又浪叫起来了。

「姊姊你的屄里流出好多水哦……」

那男孩张大嘴，一只手套弄着那少女的阴蒂，另一只手已经全部伸到那少女的肉穴里不断地挖掏着，一股股热

热的淫汁不断地流入他的嘴里，时间不长，居然发出积水的声音——原来那男孩没有把淫水喝下去，而是张着嘴不

断地蓄着淫水。

听着那流水的声音，陈靖仇的阴茎再度暴胀，忍不住再次手淫起来。

那男孩推开少女，那少女问道：「怎么了？姊姊吹得不好么？」

那男孩指指自己的嘴，那少女当即会意，立刻伏下身与那男孩口对口，将自己流出的淫水喝得一干二净。

见到这样的情景，哪个男人不血脉贲胀，那男孩的阴茎胀得比刚才还要大。

「姊姊，这次我想干你的后庭。」

「好的，姊姊这就来。」

那少女用力分开自己的屁股，对着那根高挺的肉棒努力坐了下去，居然发出了「唧」的一声，让门外偷看的陈

靖仇差点忍不住又射了出来。

「姊姊的屁眼怎么样？还没有松吧？」

「嗯……姊姊的屁眼真好，真紧呀……我还以为上次你和那个路过客官的马干过以后会松掉，没想到还是这么

紧，真是太棒了……」

「啊啊……只要小朔你高兴……嗯……想让姊姊怎么样……姊姊就怎么样……嗯嗯……」

那小女不断地起伏着，一头银发飘散在空中，让陈靖仇觉得绮丽无比。

干了好一会儿，只听那男孩道：「姊姊，还是干你的屄吧……」

那少女便拔出那根肉棒，对准自己的肉穴塞了进去：「好的，还是让姊姊的肉穴来满足你吧……」

「不是的，我是想干姊姊你的尿道啊……」

那少女迟疑了一下道：「小朔，昨天你把我的尿道干破了，我今天好痛，过两天再干好不好？」

不料那男孩大怒：「臭贱屄，烂货，我要干你的尿道有什么不可以？你身上别的洞我都干腻了，我就要干尿道。

再说你刚才还说我想要怎么样都行的……」

那少女无奈，只好用力分开自己的阴唇，又用两根手指抵开尿道口，缓缓地往那根肉棒上坐去，刚进去个龟头，

一股鲜血就从尿道里流了出来，那少女惨呼一声，伏在那男孩身上不敢再动，那男孩伸出双手抱住那少女的后腰用

力一压，一根肉棒全根没入，那少女一声惨叫，鲜血登时狂流而出。

陈靖仇看得火大，正想进去好好教训那个男孩，却发觉自己胯下巨阳高耸，若是进去实在太过难看，只得做罢，

但是再看下去却也没了那份心情，只好回到客栈用棉花塞住耳朵睡去。

第二天一早，陈靖仇付了店钱，准备到村里转转，却发现一群人正在抽签。

陈靖仇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村竟然要用活人祭祀，大家正在抽出谁去当活祭品。

陈靖仇眉头紧锁，本想出手干涉，但想到自己身负救出师父的重责，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岂不悔之晚矣，便走了

开去。

傍晚时分回到客栈，却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拄着一根拐棍正在哭泣。

陈靖仇见他哭得伤心，便上前询问，这才得知刚才的抽签抽中了村上大夫的女儿，这男孩的姊姊为了让那大夫

医治这男孩的脚，自愿代那大夫的女儿去当活祭品。

陈靖仇听了，心里倒对这男孩的姊姊敬佩起来，便决定去看看这男孩的姊姊是何等样人。

谁知到了祭祀的地方才发现，原来那男孩的姊姊就是昨晚那个在柴房中与人交合的白发少女。

陈靖仇微一思索便即明了，定是昨晚后来那男孩嫌这少女不配合，干得不爽，便对这少女发脾气，伤了这少女

的心，这少女伤心欲绝，决心一死。

「真是个爱护弟弟的好姊姊。」

陈靖仇忍不住赞赞道，当下决定营救这个少女。

不料正想到这儿，众人居然将这少女推进一个深洞之中散去了。陈靖仇大惊，连忙纵身跳入，再看那小女已经

昏了过去。

陈靖仇抱起这少女，只觉入手软玉温香，令他心摇神簇。再加上昨夜见到的那场活春宫，令他差点要忍不住当

下便要与这少女交合。

还好陈靖仇理性尚在，知道此时此地不宜做这种事，努力压下欲念，将这少女弄醒。

那少女醒来，见到陈靖仇，不觉睁着一双大眼道：「你不是新来客栈的那位客爷么？」

「是的，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是呀，这个河神居然要活人祭祀，简直是个魔鬼，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少女的脸红了红：「那谢谢您了。不过，我是自愿的呀。」

「为什么？」

「因为……因为……」

「是不是因为你弟弟伤了你的心？」

陈靖仇见到那少女吃惊的目光，便不好意思地把昨晚见到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原来您都看见了……我……我……」

「不必不好意思，我对姊弟之间的恋情没什么可反对的，只要真心实意就好。」

「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少女道：「我弟弟天生就断了一条腿，我们的父母在我弟弟出生后不久就死了，大家都说我少年白发是不祥

之兆，是我克死我的父母的。我弟弟的腿也是我害的。所以我为了补偿小朔，所以才……」

陈靖仇这才明白为何昨晚那男孩从不站起身来，原来是天生少了一条腿的缘故。

「可那也不必死啊。」陈靖仇道。

少女红着脸道：「我虽然能和我弟弟相爱，但总不能为他传宗接代，他断了一条腿，没有女孩子会吉欢他，我

情愿用我的命换他的一条腿……」

「你真是太傻了……」

陈靖仇正欲继续相劝，忽然一个黑影扑来，一击将他打昏。

那少女大惊，举目望去，原来是一个鱼头怪物。

少女被吓得花容失色，想要起身逃走，却被那怪一把捉住。

只听那怪言道：「这次送来的货色倒还有几分姿色，上次送来的我简直连食欲都没有。」

说着便双手用力一撕将少女的衣服撕破，露出一副曲线婀娜的身体，一双玉乳颤颤巍巍，惹得那怪一阵吸吮，

吮得那少女忍不住性欲高涨，一对乳头渐渐硬挺了起来。

那怪伸手到少女下体一摸一扣，道：「原来你早已不是处女，这样也好，也让我多几分乐趣。」

于是便挺起下身，露出一根碧绿色的超巨型的肉棒，连前戏也不做便狠狠插入少女的穴里。

那少女的穴果然是极品美穴，虽然淫水不多，居然像个肉壶一般将那根肉棒牢牢缠住。

那怪也不禁赞道：「好一张美屄，没想到这月河村里居然能有你这样的好货色。」

一边说着，那怪便一边用力插干。

先头那少女还声声呼痛，二三十下插过后，这少女居然由呼痛变为了叫床了：

「啊啊……河神大爷……您的鸡巴好大……好粗啊……啊啊……爽……爽死妹妹了……再干呀……干死妹妹…

…干穿妹妹吧……把妹妹的淫肉穴干翻干烂吧……啊啊……啊……嗯……我的亲爷爷呀……小妹的穴肉都要化了…

…好……好满呀……啊啊……啊……」

那怪站着身干这少女，把这少女架在自己的肉棒上来回挺动，这少女双脚腾空，为了借力，紧紧地缠住这怪的

腰际，淫水顺着被肉棒抽插时翻进翻出的穴肉流到那怪腹部，又汇集流到地上，形成了一滩芳香四溢的淫水洼。

「好女娃……好女娃……我都有点舍不得吃你了……从来没人能让本大爷这么爽过……索性为本大爷生个孩子

吧……」

「啊啊……我愿意……我愿意为河神大爷你生孩子……快……快用力干我……把我的贱屄干穿……把您的阳精

赐给我……射进我的子宫里来……啊啊……啊……爽啊……啊……」

那怪干到性起，伸出长舌，大口大口的唾液送入少女的口中，又手还分开少女的臀部，把两根手指插进少女的

肛门里，不断地挖弄着肠壁……

「啊……好……干得太棒了……好哥哥……好河神大爷……干翻小妹了……干死小妹了……小妹的花心都要被

插烂了……啊啊……啊……再用力啊……干死我吧……小妹愿意永远被大鸡巴亲爷爷你这样插干……啊啊……」

那怪正干到酣处，这少女却到了高潮，双腿死命地夹住那怪的腰，穴肉不断地收缩挤压着肉棒，花蕊和子宫颈

口也不断研磨着那怪的鬼头，一股股的阴精当头淋下，再加上不断喷出的乳水，让那怪怪叫一声，一股浓浓的精液

从马眼射出。

由于那怪的肉棒实在太过粗大，居然一滴精液也没漏出来，这少女的子宫里充满了那怪的精液，连小腹都鼓胀

了起来。

那怪正在爽，不料陈靖仇趁机一剑砍来，正中那怪脖颈，那怪一惊，顿化一股青烟而去，将那少女摔在地下，

一股绿色的精液缓缓在从微微张开的穴口淌了出来。

「你不要紧吧？」

陈靖仇把处于失神状态的少女唤醒。

「咦？是你？河神大人呢？」

「什么河神，只不过是一条鲛鱼精而已。」

「鲛鱼精？」

「是的，一条鲛鱼成的精，没什么好怕的。」

这少女与陈靖仇说了几句话才发现自己身无寸缕，顿时羞红了脸：「对不起，刚才我……我忍不住……」

「没关系，这不能怪你的……」

陈靖仇怎么敢告诉少女自己早就醒了，只是这场活春宫太精彩了所以才没有出手呢，所以他也不好对这少女说

什么。

陈靖仇在洞中找到了几件女子穿的衣服，想来是前几年的活祭品所留下的，挑了一件好看又合身的给少女穿上。

在找衣服的同时，陈靖仇还找到了一颗碧绿色的珠子，陈靖仇想想不拿白不拿，便随手放进口袋里。

「哎呀，你受伤了。」

少女看到陈靖仇的手背上破了点皮，惊呼起来。

「没关系，小伤而已。」

「我会一点点治疗的法术，让我为您治疗好么？」

陈靖仇一惊，正想开口询问，那少女已经捧起他的双手，放进自己的怀中，用自己的双乳夹住，轻轻地摩擦起

来。

陈靖仇心神一荡，胯下阳具立即抬起头来，却见那少女将陈靖仇的手放开道：「已经好了。」

陈靖仇抬起手看了看——果然已经好了，不禁又惊又奇地问道：「你学过鬼谷之术么？」

「没有呀，这是我天生的本领，但是只能治皮外伤，重伤就不行了。不然我弟弟的腿我也能替他治了。」

陈靖仇本想趁机与这少女交合，不料听到她提起自己的弟弟，心头那股欲火登时去了大半：「你真是天生异质

呀，让我传你些防身的法术好了，免得你以后被人欺负。」

当下不待那少女开口，便径自开始传授起法术的口诀来。

不料这少女竟然过耳不忘，记得清清楚楚。

陈靖仇大为惊讶：「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我父亲叫于万成，我母亲叫黄玉兰，我叫于小雪。」

陈靖仇想了想，记不起武林中有于万成、黄玉兰这号人物，也只好做罢，顺手从背包中取出一副精钢环送给小

雪当武器。

「这个送给我么？那你呢？」

「我是用剑的。」

陈靖仇顺手烧了妖怪的洞府，与于小雪出了洞。

「咦，这不是雨皇花么。」

于小雪惊奇地从洞外石壁上采下了一朵三色的花。

「这就是雨皇花么？」

陈靖仇听师父说过，这种花极为难得，是具有妙手回春之力的神奇之花。

「嗯，我从贺大夫的医书上看到过。」

——果然是过目不忘。

陈靖仇暗暗佩服。

「恩公你救了我，我把这朵花送给你吧。」

陈靖仇本欲不收，但想到也许救师父有用，便收了下来。

回到月河村，月河村的景象却让两人大吃一惊。

只见村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已经没有活人了。

小雪大惊失色，急匆匆向客栈跑去，却只找到弟弟小朔的尸体。

陈靖仇见了，虽然也替小雪悲苦，但是心下也暗暗高兴——自己终于有机会得到小雪这个人间尤物了。

正又悲又喜间，一个身影闯进了客栈：「好小子，居然敢烧了我的洞府，偷了我的青龙灵珠，把我苦苦栽培的

雨皇花也偷走了，还不快快纳命来。」

陈靖仇定睛看去，正是刚才那条鲛鱼精，不由怒道：「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当然，他们找你们两个施美人计来对付我，当然是死有余辜了。」

「你才死有余辜呢！」

陈靖仇大喝一声，拔剑向那怪攻去，小雪些时也举环相助，两人眼见就要不敌，不料此时陈靖仇袋中的那颗青

龙灵珠突然放出一阵光华，陈靖仇顿时觉得力量倍增，在小雪的掩护下一剑将那怪砍为两段。

为防那将再度变化逃脱，陈靖仇用随身携带的炼妖壶将那怪的尸身收入壶中炼为浓血。

这炼妖壶也是一件上古神器，乃是陈国代代相传的镇国之宝。

转过头去，陈靖仇将正伏尸痛哭的于小雪劝住，两人合力挖了个大坑，将村中数十口人都葬在里面，又专门为

小朔建了一个坟。

陈靖仇想起本地还有一家杂货铺，便到那里去挑了些随身用具，又到药房去拿了些能用得上的应急药材，看看

天色已晚，便决定在此再住一晚再走。幸好客栈还在，那鲛鱼精并没有毁房拆房。

睡到半夜，陈靖仇只听见隔壁传来「嘤嘤」之声，心知是小雪在哭泣，便到隔壁去相劝。

谁知推开门进去，见到的却是小雪正在手淫，淫水已经流了一床，满屋子的淫香味。

见到陈靖仇进来，小雪羞得双颊飞红，忙用被子盖住自己雪白曼妙的身体：「对不起，我每天都和我弟弟做的，

现在小朔不在了，我忍不住就……」

陈靖仇见小雪红唇欲滴，心中欲念大炽，走近搂住小雪道：「从今往后，让我来代替小朔好吗？」

小雪又惊又喜，睁开一对美目问道：「陈公子……你……你不嫌我这残花败柳的身子……我……我……」

「小雪，不准这么说自己……」

陈靖仇说着便吻上了小雪的双唇，两人的舌头顿时纠缠在一起，两人的唾液不断地交流入对方的口中……

陈靖仇胯下阳具暴涨，足有碗口粗细，近二尺长短，小雪见了爱不释手，双手不住地搓弄着陈靖仇的肉棒，陈

靖仇也一手揉捏着小雪坚挺的椒乳，一手轻轻地捏着小雪的阴蒂，让小雪肉穴里的淫水泛滥奔涌，不但床单尽湿，

还顺着床单滴滴答答流到了地上，这声音更让陈靖仇性欲高涨。

陈靖仇推倒小雪，握住自己的肉棒，挑开小雪的两片阴唇，「吱」的一声将阳具插进小雪淫汁淋漓的火热肉穴。

陈靖仇只感到小雪的肉壁紧紧地箍住自己的肉棒，那种紧密包围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

陈靖仇深吸一口气，将小雪压在身下，将她的一对乳房紧紧地压在胸口，柔软的乳肉和坚硬的奶头让陈靖仇一

阵冲动，差点便射出阳精，陈靖仇忙稳住心神，轻轻地挺动下身，将肉棒插在小雪的肉穴中九浅一深地插弄着。

陈靖仇体会着下身传来的快感，不禁忍不住赞叹小雪的极品性器来：「没想到你被那么粗的肉棒插过，居然还

是那么紧缩。真是绝是美穴呀。」

小雪羞红着脸：「陈公子，请不要这么说我，很丢脸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呀，我只是称赞你的性器……」

陈靖仇渐渐加快了动作，小雪开始还只是轻轻地呻吟，后来终于忍不住浪叫起来：

「啊啊……啊啊……淫……淫穴好满……好爽……陈哥哥……你的鸡巴好棒……啊啊……爽死了……用力……

再用力啊……干死我……干我……干我的淫穴……啊啊……啊……啊……啊……我的大鸡巴哥哥呀……插……插死

小妹了……小妹的烂穴……啊啊……啊……小妹的骚穴都要被插烂了……」

听着清纯可人的小雪喊出这样的淫词浪语，陈靖仇兴奋异常，胯下阳具更是怒胀，如同臼米一般狠狠地插入小

雪的阴道里：

「我干……我干……我干死你……我干死你这个骚货……你个浪货……臭婊子……用力些夹……挺得高些……」

于小雪翘起双腿，用双手扳开，张开那张骚穴，连连挺动下身：

「啊……啊……对……用力干吧……嗯……干死我这个骚货……干穿我这个烂婊子……啊啊……我的肉穴……

我的屁眼……我的阴蒂……啊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啊……啊……」

陈靖仇用力捏着于小雪的乳房，一股奶水从暗红色的乳头流出，只见小雪的阴蒂紫红透亮，粗如拇指，又大又

挺，陈靖仇感到小雪的阴道内壁一阵有规律的收缩，子宫颈口里一股暖流涌出，陈靖仇知道这是阴精，忙将阴茎插

在小雪的穴里，紧紧地顶着她的穴心，不住地旋磨着，小雪尖叫一声，居然昏死过去。

陈靖仇也不慌乱，将肉棒抽出后，伸手进小雪的肉穴里抓出一把淫水涂在屁眼上，然后将肉棒用力挺进肛门，

也不管小雪有没有知觉，只管大肆抽送。

果然片刻之后，小雪就被他干得醒了过来：

「啊啊……啊……陈哥哥……你的肉棒好厉害……还没有射呀……啊……啊……以前我只要一泄……小朔他就

忍不住了……你居然还能继续干……啊啊……啊……好棒……爽……爽死了……啊啊……怎么样……小雪……小雪

的肛门还……还舒服么……啊啊……啊……」

陈靖仇左手捏着她的乳房，右手搓弄着她的阴蒂，小雪兴奋得淫水激喷而出。

「骚货……这下……这下你满足了吧……让大鸡巴哥哥来满足你吧……」

「啊啊……好哥哥……干得我太爽了……我的肛门都要溶化了……啊啊……我的阴蒂都要被你搓烂了……啊…

…用力呀……再用力呀……啊……」

「我就是要搓烂你这颗烂阴蒂……你这个骚货……阴蒂居然长得这么大……看我不把你干死……」

陈靖仇说着，拔出阴茎，将于小雪翻成狗爬式，整根阳具一下全根没入小雪的阴道里，看着小雪的肛门变成一

个开着的洞口无法闭合的样子，陈靖仇一阵兴奋，阴茎再度暴胀，居然顶开小雪的子宫颈口，半个龟头进入了小雪

的宫。

小雪只觉得肉穴内部一阵从来没有过的异样感觉传来，一下子泄得一塌糊涂，眼泪口水阴精奶水尿液全部流出，

满屋的淫香味刺激着陈靖仇全身的每一根神经。

「只插一下你就高潮了？这还早呢！」

陈靖仇加大力度，猛烈地干着于小雪的肉穴，把于小雪干得浪喊连连：

「好……干得好……好棒……啊啊啊……太爽了……我不要了……这张骚屄……我不要了……啊啊插烂它……

插烂它……啊啊啊……美……美死了……小穴美翻了……啊啊……我要上天了……我要上天了……啊啊……再干呀

……再用力干我……干死我吧……我不活了……我的亲哥哥呀……啊啊……不……我的亲爹呀……干死小妹了……

小妹太爽了……美翻了……啊啊……」

于小雪一边浪喊着，一边居然还伸出一只手和陈靖仇一起套弄自己的阴蒂。

陈靖见状，索性腾出右手，伸进小雪的肛门里扣挖着。

小雪的肛门内壁刚才被陈靖仇干得翻了出来，红嫩的肠壁让陈靖仇兴奋异常，掏挖的动作越来越大，将整只手

都伸了进去，不断地旋转着、掏摸着……

小雪终于受不了这份刺激，一声尖叫，第三次泄出阴精，喷得整床都是。

陈靖仇决心要彻底征服这个美女，继续狠狠地挺动肉棒，在小雪的的肉穴里翻江倒海般地插弄着，把于小雪干

得连连呼喊，连嗓子都喊哑了：

「陈哥哥……好棒……干得好棒……嗯嗯……我的大鸡巴哥哥呀……唔……小妹的骚屄这次真的要被你插烂了

……唔唔……好棒……嗯……呜呜……呜……」

喊到最后，于小雪居然爽得哭了出来：

「呜……干吧……干死妹妹……干坏我的烂屄……干穿我的淫内穴吧……呜呜……」

陈靖仇五根手指同时在于小雪的肛门壁上抓扣着，于小雪爽得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陈靖仇拔出右手，伸到于小雪的面前，于小雪闻到自己肛门里的味道更兴奋了，一边啜着陈靖仇的手，一边不

断地向后挺动屁股，陈靖仇左手用力捏着小雪的乳头，小雪的乳头硬得像石头一样，不断地溢出奶水。

「臭骚货……你说……我和你弟弟……谁干得好些……」

「你……你啊……啊啊……嗯……当然是陈哥哥你了……唔唔……你干得太棒了……我要来了……我又要来了

……啊……啊……嗯…………………………」

小雪一声长叹，居然又昏了过去。

陈靖仇也觉得小雪已经完全被自己征服，便将她仰面放在已经尽湿的床上，加快插抽的速度，想射出精来，谁

知抽插了近百下，居然刚才强忍的射精欲望全无踪影，完全没有一点想射的感觉。

当小雪再次被插得醒过来时，只觉得自己的阴户又爽又疼：

「嗯嗯……爽……嗯……痛……好痛哦……嗯嗯……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陈哥哥……把你的阳精给

我吧……我真的不能再干了……我的穴好痛哦……」

陈靖仇低头看去，果然于小雪的阴唇被他干得全部翻在外面，连里面的穴肉都翻了出来，又红又肿，阴蒂都被

自己搓破了皮，露出鲜红鲜红的阴肉。

「我也想射……可是……不知怎么……射不出来了……」

「停……停一下……好么……」

于小雪喘着气道。

陈靖仇不知她想要干什么，便停了下来。

于小雪伸出双手，握住陈靖仇的阳具，将阳具拿了出来，一股热气混着淫水沽沽地淌了出来。

于小雪右手分开自己的阴唇，叉开自己尿道，左手将陈靖仇的阳具抵住自己的尿道：

「我的这里陈哥哥还没有进来过吧……进来吧……很爽的，一定会……会让你射的……」

「可是……」

「没关系的……为了陈哥哥……我要把我的全部都给陈哥哥……」

陈靖仇一阵感动，便抵住小雪的尿道，努力地向里插……陈靖仇只感到「唿」

地一下，自己的阳具被一层紧密无比的肉壁死死裹住，同时感到一股热流流到自己的腿上，低头一看，果然于

小雪的尿道又被撕裂了。

「对不起……又让你……」

「不要紧的……陈哥哥……你快干吧，射了精就好了……」

小雪咬着下唇，小脸煞白。

陈靖仇异常感动，在小雪的尿道中抽插了几十下，果然感到其爽无比，一阵酥麻的感觉传来，知道自己要射了，

忙将阴茎拔出，放入小雪的嘴里做最后的冲刺。

小雪用尽全力地吸吮着，不断地套弄着，陈靖仇一声闷吼，大股大股的阳精涌入小雪的嘴里，冲进她的食道、

胃袋……

小雪一阵呛，居然从鼻子里倒流出精液来，一阵咳嗽，陈靖仇的精液顿时喷了她一头一脸……

小雪咳了一阵平静下来，伸出双手将精液刮进嘴里吞下，然后温柔地将陈靖仇的肉棒吮干净，连肛门也舔得清

洁溜溜……

陈靖仇干得身心俱疲，早已沉沉睡去，如果醒着，只怕又是忍不住一顿狂干，这下恐怕于小雪的肉穴真的要被

干到破皮烂肉了。【完】